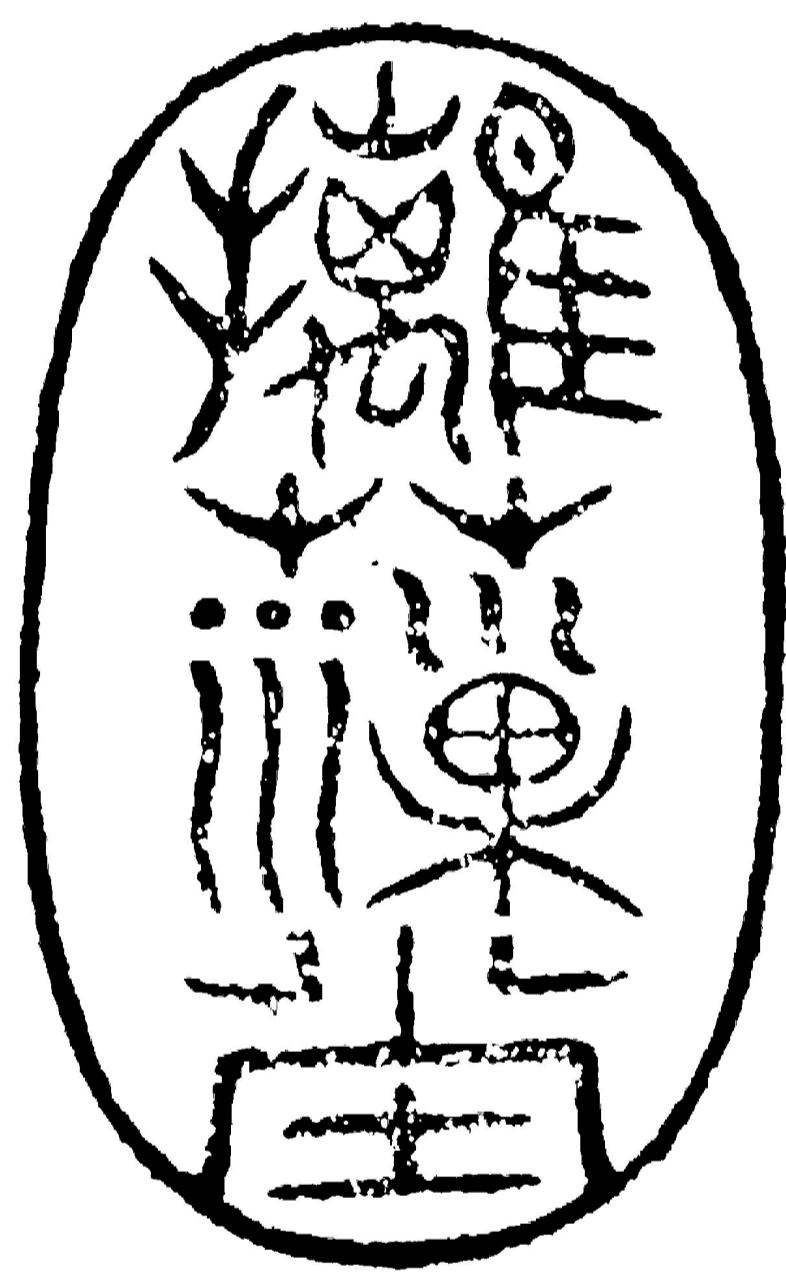


景
搨
藻
堂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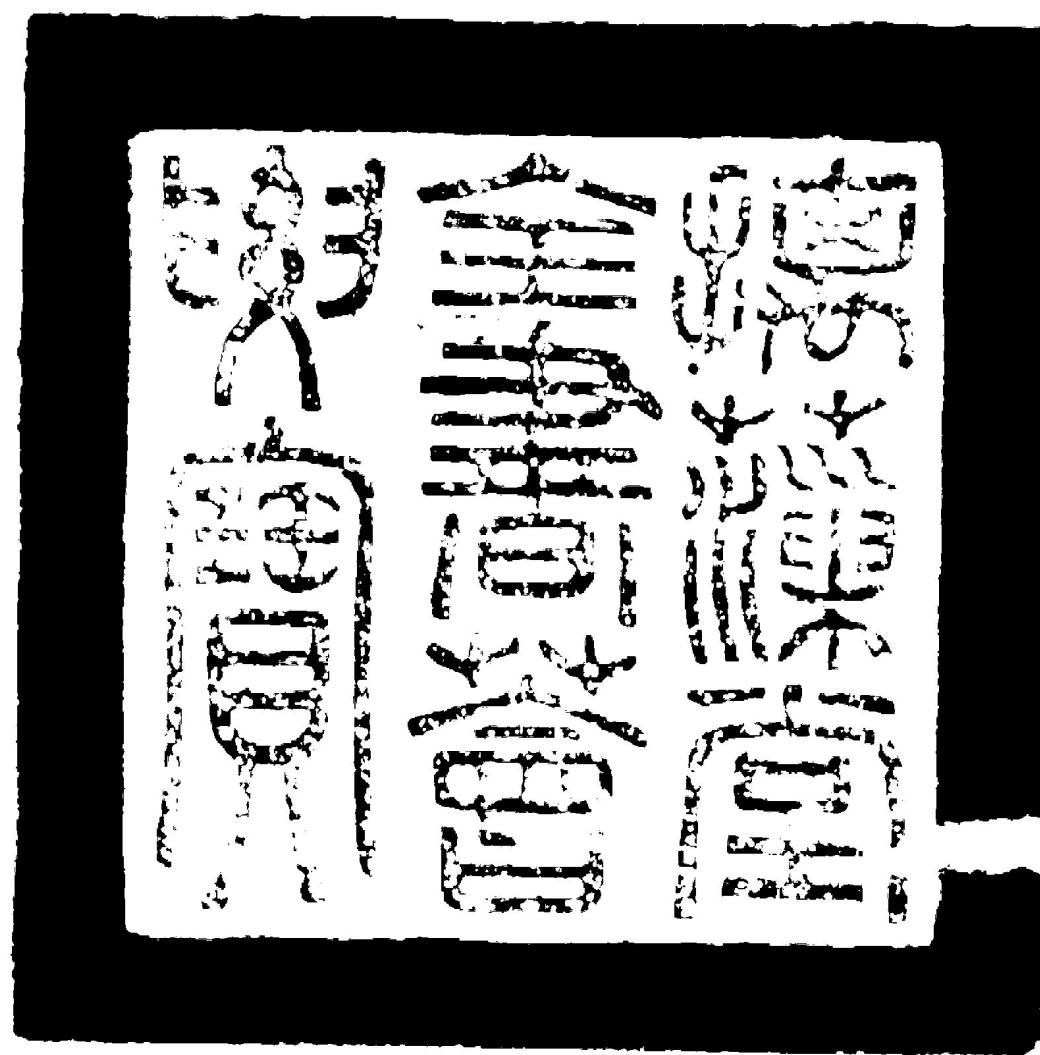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叢要

第史
正史
第一
四
類册部

世界書局印行



198. PSL



本 冊 目 次

書 名 及 撰 人

卷 次

頁 次

晉書一百三十卷目錄一卷音義三卷 唐太宗御撰 何

卷八十四至卷一百三十

超音義

一〇〇

一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晉書卷八十五

四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四千一百十三

史部

晉書卷八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四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
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
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八十四

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
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
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為佐著作郎

歎曰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為祕
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
軍太元中代沈嘉為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
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
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石之
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
之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
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
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
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為藩屏乃以恭為都督
充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充青二州刺
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

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
為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
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
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
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
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觀相王伏兵殺之國
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
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

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
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
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
大王親萬幾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
等愈懼以恭為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
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
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
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閭叩
頭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
割東宮見兵以為己府謫疾二昆甚於讐敵與其從弟
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連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
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
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
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為用王珣計請解職道
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
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徽為吳國

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啟解軍去職廢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等從之推恭為盟主剋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邇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斛絹為書內箭箛中合鎬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為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連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廢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為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為辭朝廷使元顯及王

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剋即以卿為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喻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叅軍也以船載之瘡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宿憊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為性不弘以聞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為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

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為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為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為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為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褒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強等。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

恭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為給事中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內史義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為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為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說王恭以譖王尚之兄弟，復握機權勢。

過國寶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遂依玄，玄用為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為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為玄所誅。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義，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為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旬難南侵，玄率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沖擊襄陽，宣城內史胡彬

率衆向壽陽以為沖聲援牢之領卒二千為彬後繼淮肥之後苻堅遣其弟融及駙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人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硖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咸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

將軍彭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進屯郵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苻堅子不據鄴為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為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不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之復為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祿賊劉黎僭尊

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鄆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之彭城祿賊司馬徽聚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之討滅之時慕容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為府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國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廢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

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為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即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為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為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既死遂伐恭為都督充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本

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
以自強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
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玄等受詔
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
師救之吳復遣子敬宣為寶後繼比至曲阿吳郡內史
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吳與衛
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
都督吳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
欽定四庫全書

牢之率衆軍濟浙江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
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
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
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
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
難牢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
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州又為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
死牢之威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為前

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詢牢
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
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為元顯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
率北府文武屯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
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勲業未卒而
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
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殲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勾踐韓白
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
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
以見容於閭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
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鈞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
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
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
俱滅為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強兵才能算
畧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
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

從俄令敬宣降玄大喜與敬宣置酒晏集陰謀誅之
陳書法書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
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為征東將軍
會稽太守牢之乃歎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
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
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
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充州近日反司
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
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牢
之謂其為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
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斂牢之喪歸丹徒桓玄令斂棺
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

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輔國將軍晉陵太守
與諸葛長民破桓歡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
尋陽又擊桓亮苻宏於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政徵拜
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督征
蜀諸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滅喜西伐敬宣入自白帝
所攻皆剋軍次黃獸與偽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
瘧疫又以食盡班師為有司所劾免官頃之為中軍諮
議加冠軍將軍尋遷鎮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會
盧循反以冠軍將軍從大軍南討循平遷左衛將軍散
騎常侍又遷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尋改鎮冀州為其參
軍司馬道賜所害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
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
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
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為參軍

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為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
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
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
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
經畧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
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
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惑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
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

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稆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
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
紮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
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
以傳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鴟惡鳥也食
桑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
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
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

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
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
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
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
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
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
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黃
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
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為藩捍乃授
仲堪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
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為
廊廟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
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
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
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
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

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歐曆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歐曆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為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

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烝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吏咸服之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犍為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劖閣之隘寔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劖閣之內成敗與蜀為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

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為習坎之防事經英畧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咸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陽又清汎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為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為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劖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劖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為一千五百

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名蜀當傾力救之書奏
朝廷許焉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
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
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讐必興不知匹夫之志
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
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
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途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
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
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
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
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啟競津雖未必不安而
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情也玄屈
之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
欽定四庫全書

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
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
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
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
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効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
正順為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
若人之振策豈為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
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
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
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
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盤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
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
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
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啟競津雖未必不安而
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情也玄屈
之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
欽定四庫全書

實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後仲堪既納玄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覲南郡相江績等恢覲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覲自遜位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為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克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晨征叅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溢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庾楷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廻師屯于蔡州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

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為江州佺期為雍州黜仲堪為廣州以桓修為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廻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己衆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猶豫未決會仲堪弟遹為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惶遽即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覆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為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為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間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廻旆祇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

時之宜將軍大議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即撫所鎮釋

甲休兵則內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

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

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

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適等

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適等敗走玄

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

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飢以胡麻為廩仲

堪急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為玄所敗走

還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為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

柞溪弟子道護叅軍羅金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

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急行仁義嗇於周急及玄

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為診脉分藥而用

計倚伏頗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葬

于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

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後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曠之

有父風仕至刺史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

仕偽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沉勇

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強獷麤暴自云門戶承籍

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

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八十四

三三

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為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稍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郊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遷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職乃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為雍州以郊恢為廣州恢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為敵既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陽太守閻丘羨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佺期

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佺期不赴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衆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田佺期與兄廣擊玄玄畏佺期之銳乃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迴擊郭銓殆獲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沒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俱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歷位州郡孜敬為人剽銳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殷仲堪殺殷顥仲堪不從孜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仲堪苦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遹屯北塞以駐之佺期不得舉乃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